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燕姻緣全傳 第二十一回 張寅鄧氏兩交歡 祁中繳批歸故宅

詞曰：燕子來時春雲消，幾家留得舊窩巢？風流王、謝今何在？剩水殘山似六朝。時吟杜牧孤鴻句，淚落雍門一調高。老去深藏經濟手，歸鄉應悔此心勞。殘篇話到興亡處，鬱悶之間讀屈《騷》。

這首閒詞按下。

話講張寅離了家下，並不走舊路，惟恐旁人瞧見，捉風捕影，反為不美。比往日多走了兩、三倍的路，左走右走，一路轉灣抹角而來。才到鄧氏門首，將門兒輕輕扣了兩下，鄧氏親來開了門兒，道：「張相公為何來得甚早？」張寅道：「原要早些才好。」鄧氏說：「張相公，請裡面坐。」張寅進得門來，鄧氏即將門兒關上。

張寅見鄧氏滿頭珠翠，遍體綾羅。你道鄧氏今日為何這等打扮？他卻有個主見。當初原有人替張寅做過媒的，只因他的令堂太太不允，想人家只有剩茶剩飯，那有個剩兒剩女？一般樣如今也嫁了丈夫，決不致做一世的老女兒。鄧氏今日打扮得如花似玉，不過是氣一氣張寅，看他心下想也不想。張寅此刻一見魂飄，手足酥麻，拴不住心猿意馬。鄧氏卻又在他面前賣俏妝嬌，移步往前行走。卻被那架花枝兒抓住一股頂簪，張寅在後面看見，伸手取下來，放在袖中。張寅到得堂屋裡，向鄧氏說道：「昨日承茶，又唐突推門，多多得罪。」言畢，打了一躬。鄧氏慌慌還禮。禮畢，二人坐下。

張寅望著鄧氏，不住的只是笑。鄧氏見他笑得蹊蹺，慌慌問道：「張相公所笑為何？莫非看見奴身上有什麼毛病來麼？」張寅道：「二姑娘打扮得只等富麗，那裡還有什麼毛病？只是可惜少戴了一股頂簪，就差了一著。」鄧氏見他說話有因，心下暗想：戴是戴在頭上，穿是穿在身上，何得獨少戴了一股頂簪？卻也不信。見他笑聲不絕，將信將疑，探手在頭上一摸，果然不在。隨即往二門口找尋，那裡有得？望著張寅說：「莫非是你偷了去了？」張寅道：「豈有此理！二姑娘府上只等好鮮花我並不偷，獨偷了這股銀兒？誣良為盜，卻使不得。」鄧氏見他如此口語，或者是早間梳頭遺失，未曾插戴，也未可知。忙忙進房去尋。

張寅見他進房，隨後也跟將進去。見他開了廚櫃，將梳具取出，四下翻尋，那裡有得！回頭見張寅在房內，故意沉下臉來，說：「快些出去。人家內室，豈可穿房入戶亂走！倘使被丫環進來看見不雅。快快出去！」張寅笑嘻嘻道：「小桃姐姐那裡去了？」鄧氏道：「早間叫他去買點心，猶恐相公前來。」張寅聽見小桃不在家，越發膽大，走近前來，道：「二姑娘，簪子不用找尋了，在我此間。」鄧氏道：「休得胡說！」張寅在袖中取出；鄧氏見了，幾個俏步，走近前來，道：「原來你是個賊！」伸手來搶。張寅趁勢接住他的粉頸，將簪子戴在頭上，兩手摟抱，吻唇嗅臉。此刻鄧氏慾火難禁，心中亂跳，低低說道：「休得無禮！快快放手。」早被張寅把鄧氏抱之床前，按倒香軀，鄧氏雖然左撐右支，張寅那裡肯放？竟將小衣扯去，鈕釦盡解。鄧氏只得半推半就。張寅口口口口口口口口，一抽一提，迎送起來。那鄧氏星眸微起，將酥胸緊貼，小足高舉，一任張寅扇扇。鄧氏氣喘吁吁，被他口得面如火發。正是：

棋逢敵手難招架，恨無韓信與張良。一個是敗柳殘桃，花底不愁蜂蝶急；一個是初沾雨露，情深堪比小登科。一個是吁吁氣喘，一個是香汗淋漓。

原來祁中與鄧氏做了半年夫妻，並無風流趣味，怎比得張寅縱擒如意。直有半個時辰，靈犀直透。正是：

情濃深處情難捨，緣分來時緣更添。

二人一度已畢，下了床榻。鄧氏重整殘妝，從施脂粉，望著張寅道：「妾身已屬君家，不能自愛。今日之歡，人前切不可說。倘使走漏風情，莫怪妾從此與君永絕！」張寅道：「此話不須卿言，小生決不敢與外人道及。此中風味，只可你知我知。」此刻二人挽手而出。你看我愛，恨不得再整旗鼓，重興雲雨，巴不能俱各吞入肚內。

忽聞得外面叩門聲響，張寅只得走至花間，假意看花。鄧氏忙來開，見是小桃買了點心回來。鄧氏怒道：「為何去了半日，到此刻才來？」小桃道：「新開舖子十分慌亂，故此來遲。」遂關上門兒。見張寅立在花間，望著鄧氏說道：「張相公來得甚早。」鄧氏恐怕露出機關，又道：人小心不小，恐怕將來告訴祁中，只得回道：「張相公是才來的。」忙取出點心，排在桌上，倒了一杯茶，陪著張寅用了幾個點心，命小桃收去。又向張寅說道：「無事可來這裡談談。只是簡慢得緊。」張寅用畢點心，見此刻天色尚早，不好坐在此間，只得起身作別。鄧氏送至二門，低低說道：「晚間有杯酒，可早到。」張寅告別鄧氏回家不題。

再言鄧氏等至下午。命小桃買了酒餚，收拾晚膳。等至紅輪西墜，玉兔東升，天色漸晚，鄧氏命小桃快吃了晚飯，早早安睡。鄧氏將〔酒〕肴擺在房內。一會兒，聽得門響，忙忙前來開門。心下怕的是丈夫早晚回來，喜的是情人今夜相會。隨即開門迎入，攜手入房，說道：「相公請坐，待奴奉敬一杯。但是水酒無肴，十分簡慢。」二人說說談談，開懷暢飲，直到更深，收拾安寢。被窩中素體（裡）相挨，酥胸緊貼。張寅抽泄之後，遍體（裡）酥麻，精神頓減；而鄧氏淫情未足，還不住口口口口口口口口，叫道：「心肝，我一心要在你身上睡一睡。」一面扒伏在張寅身上，摟著頸子，只顧揉搓。教張寅兩手板住他的腰，板的緊緊的，他便在上極力揉搓。口口口口口口口口，口口口口口口。那鄧氏一舉一坐，十分高興。抽徹至首，復送至根，口中不住聲的叫「親哥」。直至天明，口口口口，方再摟抱而睡。紅日上窗，方再起身梳洗，相別而去。

以後二人如夫若婦，漸漸不避小桃；小桃亦不敢說將出來。況且張寅在小桃身上點撥，卻是沒得說的。每每小桃要一不二，屢在他身上盡情，無非是買他的心。一連也過了兩個月。

那一天，張寅卻和鄧氏過宿，也是合當有事，到得二更時分，外面來了一人，身長高大，背闊腰粗，黑漆漆兩道濃眉，一雙暴目，海下一部捲腮髯鬚；戴一頂隨風倒，身上穿了一件青布箭農，腰束鸞帶，掛了一口腰刀，左手掌著蘇州府正堂的燈球，右手牽著馬匹。你道此人是誰？就是鄧氏的丈夫祁中，從山東捕盜回來，更餘時分，在府衙門裡繳了批文，將那一干強盜候柳太爺過堂下獄。柳太爺見他辦事有功，賞他的酒飯；又有同班的人代他接風洗塵，只吃得醕酏大醉。別了眾班朋友，舉步回家。走了不多一會，早到自家門首。祁中用手敲門。

鄧氏正與張寅情濃之處，忽聽得外面扣門，是他丈夫聲音，二人慌忙起身，唬得魂不附體。正是：

從來好事多磨折，須知樂極必生悲。